

# 北上聽戲記

——「三國」漫談之五

劉健羣

## 都登場 一、黃河水災義務戲名角

民國十九年，也就是九一八的前夕，我因病在山東青島海濱息暑修養。入秋去北平觀光遊歷。到北平之後，恰恰碰上梅蘭芳主辦黃河水災義務戲。連演三天，所有在北平的名角，都全部加入。我勉強回憶得起來的戲碼：

第一日大軸，爲余叔岩與梅蘭芳的游龍戲鳳。壓軸爲楊小樓、郝壽臣、侯喜瑞、荀慧生、錢金福的戰宛城。

第二日大軸爲楊小樓與梅蘭芳的霸王別姬。（余叔岩讓出不演。這個時期，余叔岩久已輟演，爲了賑災，勉強登臺，所以架子特別大。不居任何人之下。）壓軸爲龔云甫程艷秋尙小云荀慧生合演之四郎探母。探母之四郎是否玉鳳卿王少樓等分飾，我記不清楚了。

第三日大軸，爲余叔岩梅蘭芳王長林的打漁殺家。論當時的票價，只大洋五元，並不是太貴。

因爲名角整齊，戲碼硬索，所以好一點的戲票，早已分配一光，輕易買不到手。我的朋友尹述賢兄，當時任北平華北日報社長，他爲我買到了第五排正中每天兩張的好戲票，使我在一生當中，一次過足了戲癮。這真是難得的機會。

## 二、三夜不眠休看得眼睛紅

每天演出的情況；七時半開鑼，多半是由周瑞安等演半個多鐘頭的開鑼戲。（憑良心說，像周瑞安這類角色，在今天臺灣，還不容易找得到。）八點半以前，觀衆已到達八成以上，多半是譚富英馬連良接着先行出演，而且演出的如譚富英的定軍山，馬連良的四進士等，又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。所以懂得看戲聽戲的人，都是八時左右准時入座，絕不落後，以期一飽耳目之福。等到正戲演畢散場已是夜半三四時，幾乎快要天亮了。但很少發現有人中途離座。我連看三晚，白天整個睡覺休息。當年我還不滿三十歲，正是年青力壯，體力充沛，幸而不會爲此生病。可是兩隻眼

睛，雖不腫却是全部發紅了。眼紅事小，樂在其中，一直認爲值得！值得！真值得！從不後悔。保留着美好的回憶，一直到年將七旬的今天。

## 三、一些特別的名角余叔岩最出風頭

論當時的臺柱，不出余叔岩、梅蘭芳、楊小樓三位。梅因係主辦人，所以三晚的大軸，都係他主演。余叔岩演二次。楊小樓只以霸王別姬的絕活，演出一次。看完了三夜的好戲，只有「其樂無窮」，「美不勝收」，可以勉強形容得出人們的心情。在我個人的觀感中，覺得更較爲突出的是有下列幾位：

1. 當然首推余叔岩。他唱的韻味，固不待言。但我最欣賞的，還是他的工架和身段。即如游龍戲鳳這齣戲，一般演正德皇帝的，令人的觀感，多半只是一個普通人的表現。最壞的使人一望而覺其爲唱戲的戲子。余叔岩一出馬門，行至臺口，便令人感覺到他是「風流瀟灑」，「雍容華

貴」。是不是皇帝不必問，但一定是一位貴人。不是唱戲的，也不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單只一點，便令人不可及，至於打漁殺家的蕭恩，那一付老英雄的氣概，輔之以唱念，更是妙到毫巔，令人嘆為觀止，無法加以更適當的形容。總結一句，看了余叔岩之後，當下令人覺得其他的演員，都有點近乎呆板。這也許只是我個人的直覺，不可以作為定評。

#### 四、老官僚而兼戲迷

迷余的人，當然不少。我在此次演出中，便看過一幕奇怪的現象。我坐當中第五排，每排只有四個座位。我前面第四排的四個座位，當然是全院最好的座位，但一直空着。到余叔岩上場的時候，才看見有四位老人魚貫而入。每人前面有一當差，手提自用小茶壺一把，茶杯一隻，安放在坐前面。四位老人次第入座，當差退去。老人們側身斜坐，面不對戲臺，目微閉，凝神靜志，專聽余叔岩的唱腔，領略其韻味。遇有人叫好，他們舉起右掌，向叫好之人連擺幾擺，乃請其不要打擾之意。（北平叫好，必須是真正對平劇有研究的內行。要叫得恰到好處。不單是不害腔和字，連胡琴工尺都不干擾。輕輕一聲「好」，乾脆之至。不像南方戲院，高聲亂叫一通，還要加上熱烈鼓掌。如此見好即收的叫好，也居然為這幾位老先生所不容許。足見其對余叔岩的唱腔，真是沉迷之至，無法可以形容。）余叔岩體弱多病，唱聲極微。十排以後，幾乎同於觀看無聲電影。我的座位，當然聽得很清晰。但我以為余叔岩的

唱片，隨處都有。我特別注意他的說白身段和做工。真是舉手投足，美不勝收。到余唱將完，四位當差又來了。收起茶碗，提起茶壺，不待閉幕，這四位老先生又魚貫而退。單從表面觀察，他們一定是滿清末年，做過相當大的官，此刻在北平安居納福。對平劇的了解至為深刻。有人說：其中有一位可能是江朝忠。管他朝忠朝孝，用不着去加以考據，他們專聽余戲，連楊小樓上場，都不入座，也許是楊小樓尚在演唱，余叔岩已宣佈停演的原故，否則對於余戲，真未免太過於癖好了。余叔岩，身段之美據說武功有關。至於面目有情，滿身是戲，一半靠天才，一半靠苦練，絕非倖致。

2. 楊小樓的武生，據說不單是空前，而且是絕後。後文再細談。

#### 五、華貴慈祥龔老旦

3. 龔云甫他是老旦中的首席。年歲已經太高。大約耳亦重聽，可能對胡琴的板眼，都無法仔細分辨了。此次演四郎探母的余老太君，扮像的雍容華貴，唱腔的慈祥愷悌，贏得滿堂彩。是否偶有走板脫眼，我們這些外行聽家，根本分辨不出。北平當時有一名下海的票友，名叫臥雲居士。其唱腔至少趕得上龔云甫的七八成。有人說閉目聽之，幾可亂真。但他的扮像和身段，就絕對不能與龔相比。我見到龔所演出的余老太君，真是一位德尊位高的老太太。就算是余老太君親自參加也未必有如此的風儀。

我也看過臥雲居士的戲。他喉頭有疾，常常

在演出當中，有一句半句，為疾所阻，不能發聲。但龔云甫久已輟演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在場的觀眾，絕不因其偶爾失聲而加訕笑，甚至哄堂大鬧。大家都靜靜的聽他吐痰之後，再接下去，好聽的地方，照樣予以叫好，這是故都平劇觀眾的修養和品德，也確是真正懂得聽戲。我也聽過老且李多奎。他有一付高唱入雲的金嗓子，扮像也不壞。但內行人說；他的嗓音剛而不慈，所以說他是雄老且，含有譏諷的成份。本來天賦歌喉，乃演員的大本錢，不容輕視。但要登臺造極，必需代表扮演角色的身份與個性，必須維妙維肖，不單是好嗓音便可以包括一切的。實太聲宏的劉鴻聲，不能和譚鑫培與余叔岩並論，李多奎之所以不及龔云甫，就是同一的道理。

#### 六、淫潑毒辣小翠花

4. 小翠花 小翠花的真名，好像是叫于連泉。但一般人都只知道他是小翠花，戲名早已將真名掩蓋了。他演的是花旦，尤其是反派的壞女人。這一次在義務戲中，他排列的名次相當高。大約在壓軸之前，加上他主演的一齣小戲。記得好像一幕是馬思遠，另一幕是挑簾裁衣。除了他天生的個子，稍為高了一點而外，論表做的細膩入微，真是風情萬種，妙到毫巔，令人嘆為觀止。據內行人說，演壞女人的典型，要淫、潑、毒、辣、狠五個字，方才够味。只有小翠花對這五個字，都能够作到十足的表现。旁的人演坐樓殺惜的閻惜嬌，多半在被殺之前，還有人予以同情，認為可以不必殺。惟有小翠花演來，不到終場，已

經有很多人認爲早就該殺了。所以當時余叔岩與小翠花合演的坐樓殺惜，在北平公認爲一絕。以後余叔岩輟演，改配馬連良，也照常能够叫座。足見小翠花魔力之大。平心而論，演反派女人演到人人痛恨，正是演劇藝術上的成功。假如純就做工表情而論小翠花應該在四大名旦之上，而在其次，我個人的觀感是如此。

5. 尚和玉 尚和玉是武生，據說和楊小樓是同門師兄弟。我看過了他一齣四平山。他代表的角色，是隋唐第一條無敵好漢——李元霸。他舉起兩個大錘——當然是紙紮的。在開打動作中，陡然一停，作出金鷄獨立的姿勢，妙在從頭到腳，一點不動不搖，就像生鐵鑄成的一樣。論武功工架之穩，北方的楊小樓，和南方藍叫天，都無法可以與之相比，其餘的武生，更無論矣。因爲他的唱工、說白、氣度，都不是楊小樓的敵手，只有一長，便不能不屈居於二路硬角。北平人有一句俗話：「三年准可以出一個狀元，三十年難得出一個名角」。雖然這是過份的形容，也不能說絕對沒有一部份的道理。全才難得，古今皆然，也不僅限于演員一項而已也。

## 七、王鳳卿並非翫脚貨

6. 王鳳卿 梅蘭芳到上海南京來演出的時候，帶了兩個很重要的配角。老生係王鳳卿。小生係姜妙香。梅蘭芳在民國十六七年，雖非綺年確係玉貌。扮像之美，無可置評。但他一定以姜妙香爲小生。有人說：姜妙香年輕時，扮像亦佳，原演青衣花衫，後因始終不如梅蘭芳，遂改學小

生，爲梅蘭芳的主要配角。彼此情誼敦睦，從不更換。論姜妙香的唱工，確有過人之處。只有小生朱素雲可以相比，即後起之秀——葉盛蘭亦有所不及。但我最怕看他與梅蘭芳合演紅樓夢。梅演林黛玉，尚能代表青春少女的風韻。姜妙香的寶玉，牙齒好像都缺了一瓣，至少只能代表四十以上的中年，絕不是幼穉年少的怡紅公子。我看到姜妙香的寶玉，只覺得十分肉麻，不敢細看。尤其當他表現可笑淺笑的時候。其次我最懶得去聽王鳳卿。因爲他腔調平凡，而且懶得用勁。做工表情，只算是勉強應付過去。比起馬連良譚富英奚嘯伯，都差得太遠。這一次在義務戲中，忽然加入了王鳳卿的一段文昭關。我心中失望極了，並爲他耽心。殊不知聽上幾句之後，只覺悲歌淒涼慷慨，將伍子胥英雄落魄怨憤的情懷，表露淋漓盡致。論其唱腔韻味的深厚，真是一鳴驚人，得未曾有。馬連良譚富英無法可以比擬，楊寶森以唱昭關著名，相形之下，只是靡靡之音，不足聽也矣。我對王鳳卿的觀感，不得不爲之一變。聽說老一輩的伶工，以汪大頭（桂芬）程長庚爲首要。學汪大頭者，稱大汪派。學汪笑農者，稱爲小汪派。王鳳卿得大汪派的餘緒。此派唱工，悲壯沉雄，最合演昭關一類英雄失志的路子。譚鑫培以哀工韻味見長，與汪無涉。餘子更無論矣。是否如此，因爲我係外行，不敢隨便批判。但王鳳卿的幾句昭關，使我耳目一新，確係事實。也許他舞臺上不甚得志，遂自暴自棄，隨便應付，聽其沒落，可惜之至！要是他真能精益求精，發奮自勵，肇繼汪大頭派，不聶動馳名才怪呢？聽

過黃河水災義務戲，使我對平劇的欣賞更進一步，這算是我了解平劇的第四階段。此次義演，大約純以男角內行爲主。所以票友下海的老鄉親（孫菊仙）言菊朋等未曾加入。坤旦中的名旦如雪艷琴新艷秋草遇雲等亦均未出演。此外所有故都名角，幾乎是全班出籠，爭奇鬪勝，各極其妙。五元大洋的代價，實在太便宜。看過此種好戲令人確有曾經滄海的感覺。十年八年內，普通戲都不想看，偶爾被約參加總覺得意興索然。眞算是過足了戲癮。

## 八、驟逢九一八樂極生悲

戲癮過足了。聽說百戴河是北方避暑的勝地，也想去游歷一番。殊不知聞名不如見面。到了北戴河之後，頗覺失望。原來平津與關外，多係溼暑區域。北戴河面臨海灣，相去不遠，比較清涼，所以平津使領，以及東北的外籍富豪，都到北戴河去修建一座自用的洋房，專作夏季避暑之用。蜀中無大將，膠化作先鋒，比之青島海邊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(1)北戴河除一些私人住宅洋房外，小街謔陋異常常。(2)北戴河游泳場中，常有水母一類的海生動物。白色一團，柔滑似棉花，大如籃球，游泳之際，常常抱着此物，雖不傷人，總覺心頗難過。因此我住了一宵，次日便趕到車站，準備南返。殊不知到了車站之後，才聽說九一八瀋陽發生了日軍攻占北大營的事變，北寧路無車可通。正在爲難之際，恰好東北大學有逃難專車去平津，路過本站，停下加水。車工當然不准外人上車。幸好有一位教授，看見我也是一個讀書人的模樣，他准我搭車，並給予一個就地的坐位。彼此心緒緊張惡劣，無暇攀談。一到天津，各自分手，這一位教授的姓名，想我根本不知，更談不到是忘記了。這是北上聽平劇以後的一段插曲。